

文苑春秋随笔书系

鲁·诗·堂·谈·往·录

罗继祖 著

文苑春秋隨筆書系

魯·詩·堂·談·往·录

罗继祖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诗堂谈往录 / 罗继祖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3  
(文苑春秋书系)  
ISBN 7-80622-319-3

I . 鲁 ... II . 罗 ... III . ①罗振玉 - 人物研究 ②王  
国维 - 人物研究 IV .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775 号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封面装帧 程 钢

\* 文苑春秋随笔书系 \*

鲁诗堂谈往录

罗继祖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邮编 200001)  
上海展望印刷厂印刷

2001 年 3 月第一版  
2001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00 千  
印数: 0001 — 3000

ISBN7-80622-319-3 / I · 97

定价: 26.00 元

# 目 录

## 庭闻缀馀

罗振玉与张之洞、刘铁云	1
罗振玉与教育	4
罗振玉与译书	6
京曹轶事与东方学会	9
罗郑之间	13
罗张之间	22
也谈“罗王之间”	25
“没有罗雪堂便没有王静安”及“把静安拖下水”	29
罗振玉和王国维两家的财权	31
刘鹗与罗振玉在思想性格上的异同	36
“半边天”漫话	38
内藤虎次郎致罗振玉一封未发的信	39
侨居摄影	42
“拂龟无限卜居情”	45
“瓶无储粟”	46
日本京都圆山公园饯别图记	47
《彩笔风流》订误	50

迁居随想	52
伪满的“监察院”	53
溥仪赐匾	55
罗公馆及其遗藏	56
“此地空余黄鹤楼”	58
沈信夫《罗振玉晚年二三事》读后附记	59
污点与悲剧	62
雪堂公与赵叔孺	63
《贞松老人外集》跋	65
《大云书库藏书题识》跋	65
《贞松堂秘藏旧钞善本书目》后记	67
《集殷虚文字楹帖》跋	68
《关于〈殷虚书契考释〉成书经过的回忆》补正三则	70
重印《殷虚书契后编》释文本前言	71
书谢贵安文后	72
上海版《罗振玉传》前言	74
罗琨著《罗振玉评传》赘言	74
雪堂公论书综述	78
先祖雪堂公论书画	81
学契小言	82
雪堂公晚年自订润例	84
《雪堂印存》后记	85
罗雪堂博古笺题记辑录并书后	87
雪堂公临甘陵相残碑册跋	91
雪堂公与何匏庐外祖书画扇面跋	92
略记我家藏书	92

## 家乘别录

邈园公《史可法集》后记 .....	94
梓溪叔哀辞 .....	96
倭翁遗诗零简 .....	103
先君轶事 .....	105
辫子馀话 .....	106
再跋《受兹室诗稿》 .....	108
哀玖妹 .....	109
我家与淮安的关系 .....	110
淮安之丁 .....	113

## 蜉寄留痕

我家的“成分” .....	115
我的简历 .....	116
学史的一生 .....	132
我学术思想形成的前前后后 .....	141
我七十年来的思想变迁 .....	148
我为什么同情弱者？ .....	154
我是在清贫寂寞中生活的 .....	154
我的读书生活 .....	155
读书答客问 .....	157
剪报人的自白 .....	160
读报今昔感 .....	162
两启三助四不斋小记 .....	163
记不自欺室 .....	165
新四不斋记 .....	166

猫和鹩哥	167
我写的第一篇论文	168
日本徐技展	169
同年	170
平生两大幸事	171
三次醉酒	172
从“游行”想到的	173
在旅大图书馆工作点滴	176
一九五八年吉林大学历史系农安县文物普查日记	177
爱护学生	185
学林往事	186
处邻	194
三黑、四黑	195
军训	196
文革中二三事	197
乙卯天津之行	198
龙江点滴	201
一个故事	205
解放	206
义重如山	207
不是平生甘落寞 为嫌逐浪学轻鸥	210
跋书白居易《首夏》诗拓本	212
名人	213
禁烟	213
宁波汤团	214
康庄街景	215
“大雪纷纷下”	216

为侯艺兵题册	216
自题画	216
自跋书册	217
《枫窗脞语》序	217
《墐户录》序	218

## 海宁止水

跋《观堂书札》	219
《观堂书札》再跋	222
《观堂书札》三跋	234
新获《观堂书札三十一通》跋	259
关于王国维先生致先祖的两通手札	260
观堂馀絮	261
再为观堂辨诬	263
王国维先生的政治思想	266
王国维的辫子	280
王国维札中所谓“恐招意外之侮辱”指什么？	281
王国维论自杀	283
王国维与樊炳清	284
王国维先生《水经注校》述略	286
王观堂手校《水经注笺》跋	289
王观堂书跋	289
记王国维早年驳俞樾故事	290
《王静安传略》之辨误	291
王国维“项城新朝隆顾命”订误	292
周锡山《王国维文学论著集》序	292
《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评介	294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读后 .....	298
陈鸿祥著《王国维年谱》书后 .....	309
王国维《传书堂善本书志》.....	311

### 感逝小集

金毓黻先生与《辽海丛书》.....	312
引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廖华同志 .....	317
从《春游琐谈》到所谓春游社 .....	319
忆郑天挺 .....	323
读《探微集》.....	325
刘寡欲 谢多情 .....	330
学续段王 谊深籍湜 .....	334
“鸡孵卵,猛火煮” .....	337
于省吾先生对重编《甲骨文字集释》的几点要求 .....	341
泽螺老人偶句 .....	342
于思泊书跋 .....	342
于思泊八十后所书楹帖跋 .....	343
海城于氏藏南唐唐希雅画跋 .....	343
海城于氏藏桐城耆宿书简集册跋 .....	344
于省吾《奉天萃升书院记》并书后 .....	345
悼宋振庭同志 .....	347
悼刘靖校长 .....	349
介绍贾敬颜《民族历史文化萃要》.....	350
悼陈述先生 .....	353
“一门耽隐”小释 .....	356
孙晓野《古文字论文集》序 .....	358
《龟甲兽骨文字集联》序 .....	359

一阑芳草堂印课序 .....	360
悼匡老 .....	360
匡亚明重才 .....	362
《学史论集》序 .....	363
余瑞璜教授二三事 .....	364
邓恭三(广铭)先生悼词 .....	365

### 涉世馀闻

四当斋主人语 .....	368
刘母茅恭人事略 .....	369
嘉乐三秀 .....	371
上海中国书店主人 .....	372
我家写书人 .....	373
石滨纯太郎先生 .....	374
内閣满文档案与松崎鹤雄 .....	375
沈信夫《晚晴轩诗词选》序 .....	377
与田汉先生一席话 .....	378
吴晗“遗爱” .....	379
《后汉书注匡补》序 .....	379
吉林大学印度史研究室及《印度通史》 .....	381
某人释“熙来攘往”受批评 .....	382
金景芳教授九五寿言 .....	383
吉林大学新刊建校五十年纪念文集读后 .....	384
吉林大学历史系文物室成立记略 .....	386
《鲁诗堂谈往录》编选后记 .....	萧文立 389

# 庭闻缀餘

罗振玉与张之洞、刘铁云

有人给我出过《谈罗振玉二三事》的题目，我写了觉意犹未尽，于是续写此篇。

我说祖父一生不入势利之途，这是实话。办《农报》，开东文学堂，编印《农学丛书》和《教育世界》，开始还有他人股份，戊戌年(1898)以后别人退了股。只靠祖父一人，同时还有家累，赡家以外兼要偿还债务，他居然能应付下去，所以马衡说罗振玉善于理财。其实他理财并没有什么法门，只是从个人生活做起，不嫖不赌，不吸洋烟，节俭不浪费，这是从十六岁管理家务时就锻炼出来的。不然在上海那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环境里能站稳脚跟，处于不败之地是不容易的。应张之洞之招去武昌时为要脱售新印成的《农学丛书》，张说此不必虑，我可以札饬湖北全省州县分购，但未请饬购，已销售尽，还本还有盈馀。在广东两年，教育顾问的薪资不会高，主要用于买孔氏岳雪楼藏书。到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今苏州中学的前身)，这是一处新规模的中学，金钱出纳及庶务必躬必亲，到交接时，咄嗟可办，从不挂欠。在校因系独身和学生一同进餐

不摆架子，这都口碑在人。入学部当了官反而显得束手束脚，封建国家那一套规章制度叫人窒息。他对于新教育本有一套蓝图，又属于新旧折中派，和荣庆、严修等人谈不到一起。张之洞、端方都是旧长官，有相知之雅，此时，端尚是入学部推毂人之一，但端自出使外洋后，渐染洋化较深，想出人头地取得肥缺，而逐鹿未得。对张之洞办存古学堂他不同意，但我祖父是同意存古的。张不久入军机兼管学部，旧雨重逢，对学务设施有建议，张公一一首肯，但以军机综揽事繁，我祖父又位居中下层，建议多未克举，只有两事可述：一为保存内阁大库档案及收拾明代文渊阁残籍成立京师图书馆，一为设大学堂分科监督，是张公独力主张排斥众议之下办成的。

祖父与刘铁云，一个高掌远瞩，一个规行矩步，两人性格不同，但论治河与观察中日战情偶有契合，于是祖父被邀作西席且结为儿女亲家，并为之延誉，此事很怪。铁云以“教天下，养天下”为务，却不知“博施济众，尧舜犹病”，时至封建末期，犹欲犯不韪，黄崖之狱已为前车。铁云矢志从“以商救国”入手，但他办的商业百无一成。修路开矿为洋务大宗，中国无此财力不得不仰藉外人，他设计得很好，“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但这个做法，在封建制度森严、更加弱肉强食时代是不可能顺手办成的。有权有势的人尚棘手，何况铁云一个候选道员，因此不能不倚朝中权贵作靠山。王文韶、庆王皆非可倚靠的人，王尚好，庆则专看贿赂为转移，铁云受洋商的好处转以贿权要，基础本不牢固，一有变化则冰山立颓，真是冤家再加上对头。袁世凯本是无赖流氓，他背离吴长庆，投靠李鸿章，凭他钻营的本事，进而周旋于荣禄、慈禧之间，当上直隶总督，继承李鸿章衣钵，有了奉承慈禧的本钱，又握有北洋兵权，于是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玩弄庆王、慈禧于股掌，打败了瞿鸿禨、岑春煊一般政敌，铁云也遭其毒手。关于铁云的事

迹，为首的一篇是祖父写在《五十日梦痕录》里的铁云小传，最后结论引了《庄子》里面“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两句话，是看到袁世凯推翻了清室想到的。袁早有篡清的野心，但清室还宠以高官，铁云志在救国图强，但是方法不对头，以致被骂为汉奸。今天严格来说，“汉奸”的定义，乃为敌国效劳，仇视祖国，如汉之中行悦，宋之秦桧才是十足的汉奸。铁云不过由于生性不羁，在救国图强的名义下占了小便宜，借助于花天酒地的挥霍，当然也是错误，和袁世凯却不能同样科罪。蕙孙表兄写的《铁云先生年谱长编》出于子孙手笔，引证了铁云《日记》，虽然零星，却属于第一手材料，对其与朝贵和洋人往来，历历如绘。至叙到身后，其苏沪各地所寄存的古董都被亲戚干没。蕙孙说：“铁云先生被祸以后……亲戚中除我外祖父、外叔祖及我母亲的外祖母范老太太与其二子我两位舅祖范纬君、范子衡先生不断关照外，很少人理。”人情冷暖，全属事实。淮安方面有人议论，罗、刘既是深交又是亲家，为什么铁云被祸，罗竟袖手无一言？要知道，铁云犯的是钦案，谁敢说话，毛实君（庆蕃）不同样是亲家吗？他是甘肃布政使，比祖父官大，也只能在解到兰州时会一面，如果这时祖父出来说话，何异以卵撞石，自身且不保。蕙孙的书出于自己是子孙，有些话不好说，我觉得蒋逸雪教授的《刘铁云年谱》（见《老残游记资料》1962年中华版）说的直截了当；还有最近在上海《新民晚报》上发表的寒波《老残之死》虽是小说体，但所述恐含有不少真实，例如铁云家人李贵追随到新疆，并且到死未离刘家，实是义仆。但蕙孙对此无一言。

大连纪伊町墨缘堂文具店是我家经营的一处生意，主要售卖南纸笔墨，被溥仪《我的前半生》夸张为罗家“日进斗金”的买卖。溥仪未免捕风捉影，听人家一说他就相信，他说店里专卖古董字画给日本和外国人，这么说，我祖父岂不

成了专做洋人买卖的大腹贾了吗？其实墨缘堂本来是上海朋友创办的，后来他们因赚不了大钱而歇业，祖父揽过来以接济穷亲戚，是开门待客性质，小本经营。后来家里没有人来主管就停歇了。经商别有学问，封建社会能以经商成名的人很寥寥。墨缘堂不起眼也能养了我家一些穷亲戚，所以值得一提。

祖父集有《集殷契文字楹帖》以为临池之助，解放后由吉林大学出版社重印。其平日所撰联语无人记录，今惟记得挽联两副：一为挽徐仲凡（树兰）先生，徐为浙中前辈，公以丈人礼事之，联云：

越中兴学，海上明农，成勿居其功，允矣古君子；  
梅墅山高，柯桥水碧，没而祀于社，是为乡先生。

另一为挽舅祖丁衡甫（宝铨），丁为先祖母丁太淑人族兄，光绪进士，官吏部司官多年，外放山西巡抚，辛亥后在沪上为人暗害。联云：

奋进至云霄，不二十载，而郎官，而开藩，而建钺，早有政声流晋土；  
斯民畴覆帱，曾几何年，无天理，无人伦，无国法，遽闻毒手及明公。

上下款：

衡甫中丞内兄大人千古。妹婿罗振玉顿首拜挽。

最近何琳仪赴台北讲学，于台北见公集契文之七言联曰：

自谓中母（无）不平事；  
佳（惟）忧世又（有）可怜人。

款庭仁兄大人雅嘱。此联出于《楹帖》外，惟庭不知为谁？

## 罗振玉与教育

雪堂公三十岁后走出茅庐时，是怀有很大抱负的。第一，看好我国是以农业立国，国人十之七八是农民，如果不把农业搞上去，何能图强？在当时来说，图强的方法很多，但都要由国家出面主持，而国内从皇太后、皇上以及大臣们争权夺利，置丧权辱国于不顾。自己只有一领青衿，能起什么作用？但他经过多年的努力，先从了解国外农业情况入手，自己不通外国文字语言，只好聘请翻译及兴办培养译才的学校，白手起家。居然一一顺畅通过。难得的是又碰到一位以洋务派闻名的大员——湖广总督张之洞（号香涛），张电邀他为湖北省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相当于今天的校长）。名义很堂皇，但不是实官，张公的侧席求贤，委以重任是万分难得的。他莅任不过一年多，因管理有成绩，受张公器重。办好农业不能纸上谈兵，要有实践，于是他向张公请拨地试种，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实验田”，忌嫉者竟不为通报。未久他见湖北官场腐朽遂兴辞去，张公另委去日本调查教育，盖此时他又对教育发生了兴趣，已创刊《教育世界》杂志在上海发行，移译国外教育资料，作为考镜之资，而编译之任则委之王静安（国维）。

第二，兴办国民教育，从普通中学开始。雪堂公是有办学经验的，最早是创办“东文学堂”，它规模小，造就人才也不多，但声名已经在外，首先是两广聘他去当教育顾问，是个虚衔，没有兴作。接着就是监督上海的南洋公学虹口分校，规模加大了，且是轻车熟路。江苏巡抚端方（午桥）与他早有渊源，乃为端兴办了苏州师范学堂（今天苏州中学前身）。他身为校长却事必躬亲，并且与学生同餐，毫不摆架子，老友刘鹗（铁云）称他办事“井井有条”，中间被忌嫉者中伤，拂袖径去。最后是

大家公举他进入国家新设的教育机关——学部(前身为礼部)任职。本来是在野之身,现在做了官,正如野马套上缰头,处处要受封建制度的制约。当时国家用人论资排辈,雪堂公仅是一名秀才,当然不能和张謇相比,张又和他始合终离。当时学部中约分三派,侍郎张劭予(仁黼)代表守旧,严修(范孙)则代表维新,尚书荣庆(华卿)则为中间派。他到部因为首先称国子监不当废,临雍御座不能动,教师不应滥升,于是也被指为中间派,其实和荣尚书不相同,荣实际主张调和新旧的。他有一整套改革学务主张,见其《学务私议》和《学部设立后之教育意见》(《教育世界》杂志),再经过赴日调查已胸有成竹。当日曾由学部通知各省提学使督飭所属核议具奏。封建国家办事向来马马虎虎,尽管学务如何重要,也无人去细心勘研。虽然“学部咨议官”的头衔有了,但办事的权力已被暗中削磨掉,到河南、山东、江西、安徽四省去视察一番,写出意见,也同具文。所以只好以“别存”自号,比于卞和献玉故事聊以解嘲。毕竟张之洞有知人之明,和荣庆等人不同,为他补上学部参事官实缺并参与校阅留学生试卷。后来张力主创办京师分科大学,派公主管农科。

王国维受他知遇,在见其《咏史》一诗时,知非凡品。王在东文学堂毕业后,又兼通西洋哲学,长期从事译述,于是知识更进更深。他入学部想加以提携,因受资历所限只能参加部中图书局工作。王的嗜好广泛,能力又强,中间成绩卓著。辛亥革命以后,随公渡海,更致力于中国古代史、古代器物学,声名几与公并驾。解放后被郭沫若尊称为“罗王之学”,《殷虚书契考释》竟成为“王作罗窃”。这一段公案,经我们费了多少力气并拿出实证,才使这个学术上的麻烦得以止息,但雪堂公及王先生都不及知不及见了。他后来还想再找一个“王静安第二”,候选人倒有,但时代又推移,或者说,又前进了,结果一个也没有找到。

## 罗振玉与译书

祖父雪堂公早年在淮安的经历，由于资料缺少，我写《永丰乡人行年录》时仅能据手里所掌握的写了一些，深感不详不备。例如《集蓼编》里说，自甲午之役挫于日本，“人心沸腾，予亦欲稍知外事，乃从友人借江南制造局译本书读之”云云，这是公知外事的开始，但友人为谁？却不清楚。

江南制造局大量译欧西书，对欧西学说的输入起了很大作用，才使公能走上新的道路。当日有关制造局的朋友，我只知有刘渭卿（梦熊），因为既是夙交，又同居淮安。另外还有两位，一位是桐城萧敬孚（穆）。萧先生硕学通儒，又以藏书名，公在《雪堂丛刻·王文简公行状》跋中称之为“老友”。近年又得新刊《敬孚类稿》，乃皖省据旧本重加补编，知公旧藏《鄂文端公未刻奏稿》乃是同城张子建以赠公，公拟刻之元和胡氏《渐学庐丛书》中而未果，乃于《大云书库藏书题识》中志其大略，而敬孚先生别有《世宗朱批鄂公未刻摺稿恭纪》一文（见《类稿》卷八），则记之极详，惜鄂公此书早已不为吾家所有了。敬孚先生在局中，其职事殆仅司笔削，一如王紫诠（韬）之在欧人书坊故事。另一位是新阳赵静涵（元益）。静涵先生大概通欧文，以举人任职于上海广方言馆及制造局，与敬孚先生为先后同事。我所以知静涵先生和公为素交，则因家中所藏元刻《图绘宝鉴》原本乃静涵先生所赠，书中有其题字可验证。此本公曾翻刻于《宸翰楼丛书》中，至于当日通假者尚有何人？不能悉知。今亦出以易米了。

公致力农学，翻译了许多农学书，也杂采中籍中罕见的，辑成《农学丛书》四集，接着又翻译了《教育丛书》，内容止限于欧西人和日本人的著作，我已将目录收入《雪堂剩墨》中。这